漢紀卷之六

荀悦著

高后第六 諱雉之字曰野雞

呂柟校正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為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為楚王台弟產為梁王祿為趙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間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

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權欠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群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爲說惠帝幸臣閎籍孺曰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于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說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爲人口辨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欽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葬陸賈乃見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爲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爲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贈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宮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花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爲趙王謀也免堯之抵罪上黨大守任敖爲御史大夫

史記漢書俱云五百金

袁史記漢書俱作袁

免堯句有誤之字疑當作官

漢書呂后紀云行八銖錢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
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日蝕秋七月
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爲恒山王行五銖錢之制夏殷以
前無文焉周制則有文凡錢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
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漢興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
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爲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于永巷詔
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爲皇帝

河漢書作阿師古曰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市
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絕今高后聽讒臣之言別異蠻
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自以爲功今自稱越帝
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強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
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
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呂氏女爲
趙王后王后妬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年後吾必
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

長安謚爲幽王後徙梁王恢爲趙王巳丑晦月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中道南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illegible]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暑恒燠若一曰晷長爲潦若晷短爲旱若奢爲扶[illegible]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言多雨也凡災

〔黃本作有寒有暑五天文志無四字

〔黃本作扶與天文志合

互寒當作氐韓為是

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互寒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卯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論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已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redacted]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

韓字黃本不誤

曰黃本作何字案
不當有

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 哉人
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
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
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譏矣故堯湯水旱者
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
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函性命之本也循夫迴日轉大運推移雖
曰遇禍福亦在其中矣本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
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是夫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
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
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
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
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
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
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
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
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
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
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
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
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吕氏春秋

及當作人
亦卿有黃本卿上有釋字

左右上疑脫呂字

相國呂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豨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乏資以干澤澤以三百金爲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發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于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既王萬戶侯亦卿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爲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說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爲瑯邪王夏五月尊昭靈夫人爲昭靈后武哀侯爲武哀王高帝姊宣成夫人爲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產女爲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怒悲憂自殺呂后以爲用婦人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呂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爲太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深耕穊音記稙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爲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陸賈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權不分今爲社稷計

在二君掌握耳何不能交大尉勃乎以千金為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力同心平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高后夢見物如蒼狗撠后腋忽然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于未央宮諸呂恐為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嬰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誅諸呂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瑯邪王欲令興二國兵瑯邪王既至因留之悉發瑯邪兵以中尉魏勃為將軍并將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屯滎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劫商而令寄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illegible]乃為上將將兵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為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八月

其上有脫字否則其字衍

□黃本作蕃

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為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為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陳平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為太中大夫自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為產業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寶劍直百金所取家得寶劍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率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被執劫雖權賣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譖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為故惠帝垂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及福作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

家史記漢書俱作容辛俱作率

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爲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爲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爲太中大夫自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爲三[illegible]

及福祚[illegible]漢[illegible]本作笑[illegible]

[illegible]本韓一[illegible]寶劍直百金所取家得寶劍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下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甚顯及誅呂民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被執劫雖權賣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illegible]及福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

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篡逆匡救漢祚
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忠過於丹青矣

漢紀卷之七

荀悅著

孝文上第七 諱恒文字曰常

呂柟校正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宜稱疾無
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
並起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其望一也高帝王子弟
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也漢興除秦苛政
人人自安難搖動三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不爲使其黨豈
能專一邪且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強必無異心矣
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聞於天下故大臣迎

大王、勿疑之非得大横占吳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王乃令
舅薄昭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群臣迎于渭橋太尉周勃進曰
請避左右以聞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
跪上天子璽王謝曰至邸議之閏月朔之代邸王西向讓帝位
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皇帝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赦
天下賜民爵一級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于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封
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
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二千戶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
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除收孥相坐法律春正

月有司請早建太子上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
多有賢者而不必子人其以賢忘賢與有德者而專于其子非
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来久矣今適宜立而更
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上許焉而立之封將軍薄昭爲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爲
皇后初孝惠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貶主
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涕而行既至代幸於主生
景帝而代王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爲皇后兄長君弟廣
國字少君家於長安絳侯等曰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爲選賢
人令與居止由此皆爲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群生之

主當作王

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咸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朕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於是出布帛米肉之賜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為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為太尉上問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以問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在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勃出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振天下受厚賞處尊位久即禍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為右丞相太中大夫陸賈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頃以南越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豈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王之昆弟在真定已使人存問修治王先人冢墓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已來與王通使如故故使賈喻意南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曰高后聽信讒臣別異蠻夷故改號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以不得事漢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朽不敢為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潰水出本志曰為水沴

士六月令郡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爲壯武侯又令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增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皆食邑齊王

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復爲左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是時上勤於政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嘗欲爲露臺計直百金曰此中民十家之産遂不爲也

太中大夫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匱且歲有飢餓天之常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卹平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衆國家何以饋之方今之務務在絶末技遊食之巧驅民而歸之於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菟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古者何也以地有餘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土未盡墾耕山澤之利物未盡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夫饑寒並至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

寶貨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者得輕資矣

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一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病艱難其中勤苦如此然復時被水旱蝗虫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得有者貴賣無者倍舉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乘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賤法之所卑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相背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于本農使民勸業而已欲令務農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二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貴粟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僮千有餘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困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甚拱坐取百倍

德誤當作得

皆犯王禁陷於不軌論曰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罾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孽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爲

王公刼奪成家者爲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
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大馬餧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蔬飲水
俱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傾雖爲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
詐爲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
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太子
太傅張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爲太子太傅奮趙人也初爲小
吏事高帝恭敬謹愼甚見親信於是以選傅太子立趙王遂弟
辟強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立
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
之木所以通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心
而上無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竹使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晦又食之詔曰前
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
勃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初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
王家厲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廉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
有身生厲王長趙王不敢內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盡捕
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殺趙廉奉厲王詣長
安高帝憐之令呂后母之厲王有才力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

赦其母乃造辟陽侯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上
赦之不治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內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
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群臣故人皆賜之舉功行賞復晉
陽中都民三歲租留太原遊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
乃發兵反秋大旱七月上自太原還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
興居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隱侯正月御史大夫張倉為丞
相表盎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韋孟缺是時上嗷河東太守
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聞其使酒乃不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詔
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
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在國常恐懼每郡守尉
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
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為証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尚之
及薄昭為言薄太后一請上曰絳侯奉高帝璽持兵於北軍此
時猶不反今居一小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吾
常將百萬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賈誼諫曰
法使民得顧租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
情非偽雜巧則不得贏辨利巧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
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誡黃本作戒

利絕其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損採銅曰多姦不可絕已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可用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又上書言前世之誡曰昔秦賦斂重數以奉奢侈起咸陽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幃帳不移而具爲阿房之殿高十數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爲宮室之盛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又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於驪山使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爲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塊而託葬焉百姓不勝其役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絕矣始皇居絕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紀功自以爲過於堯舜以古謚法爲少更以數爲謚欲以一至萬世而死不盈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是以道諛者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聖於堯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訟言如醉

有字疑衍

此之謂也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陛下將興堯舜之道猶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止戲貢省廐馬以賦郡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匹以賑貧乏禮高年平刑獄天下悅喜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之所就矣今聞或者陛下從方正賢俊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上輒優容而納其言然明堂太學猶未定興是時吳王即山鑄錢而幸臣鄧通亦賜銅山得自鑄錢吳王濞通錢甚盛矣通蜀人也上嘗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遂寵幸之通亦謹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謁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莫若太子上令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吮之太子慙由是心恚通及即位以通盜出徼鑄錢遂盡校沒入財物卒窮餓寄死人家徙代王武為懷陽王徙太原王參為代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覺徙蜀郡道死於雍謚曰厲初長吞國驕恣不用漢法出稱警入稱蹕自作法

邛都縣屬越巂郡不屬蜀郡都宁漢史記漢書供作邛郵起也

令上令將軍薄昭與長書責之曰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人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今太王所行危王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帝廢代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於前漢用之於後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群臣廷尉雜奏表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長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邛都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乃以民禮葬于雍置守墓三十家而誅諸縣送傳不謹者淮南王之徙也中郎將楚人袁盎諫曰淮南王爲人剛強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將苦之耳令還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具交睫睡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行之孝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來乘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名立陛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使改過有司宿衛不慎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進攬

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陛下乘六騑馳不測之山比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皇后慎夫人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盎却慎夫人席慎夫人怒不肯坐上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協和妾主豈可同坐哉陛下所以幸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悅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宦者趙同數毀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同參乘盎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下豪俊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刑餘之人共載上笑推同下同

上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罘罳災本志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外諸侯之象也僭大之咎也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illegible]八年月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賜爲周陽侯良爲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爲大當今復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此非有白公子胥興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楹之間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強者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八年提行黃本不誤

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為若干國令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先祖之分地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示無所私焉今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偏置私人則難作矣射猟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尚為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者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為漢治者無勤勞之苦不乏鍾鼓之樂可使諸侯孰道天下順治也承奉宗廟至孝也以育群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當時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同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在下風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又不為此今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夷狄徼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為孰事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之死命不猶鼠猛敵而猟田豕臣竊為陛下不取又今賣童僕者為之文繡衣之繇屬當人嘉會以綺穀覆墻屋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

倡優下賤得為后飾天下之不危者殆未之有也三代有天下之長而泰享世之短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太保保其身體太傅傅之德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為置之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於太學承師道問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采薺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非斬鼻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道導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慎在其所趣舍以禮義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積刑罰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民康樂法令行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聖王制為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

不足以禦句疑有脫字

也廉恥節儉以治君子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係引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折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恥以遇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有罪不及刑獄誼又以爲代邊近匈奴而梁淮陽皆小不足以禦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山東之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後傳之弱子不可以言仁愛後止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王四十餘城有長星出于東方九年夏大旱

漢紀卷之七

漢紀卷之八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文下第八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爲郎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爲謁者僕射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嗇夫欲爲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爲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至於土崩今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爲中郎將從上至霸陵上望北山悽然傷懷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漆其堅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鑄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揖薨無子國除揖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爲傅王墮馬薨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爲門下吏吳公以治郡第一徵入爲廷尉薦誼爲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爲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爲傳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爲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二月出孝惠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詔曰孝

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民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疾苦是歲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本志以爲吳後舉兵爲逆之象也十有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祕移過於下朕弗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有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今太祝歲時至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爲官婢以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六月詔除民田租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

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
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
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
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
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
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
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
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
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大
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
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
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作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
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之換易其處其
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
車馬兵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芸收獲如寇盜之
至還廬種桑菜菜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
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戶

壟食貨志作壟

巷下疑脫相從二字食貨志有

家食貨志作甲

當重有年序

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冬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首平旦坐於右壟比長坐於左壟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以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家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后將散行人振木鐸以狥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太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

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率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上過渭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逯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爲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犯蹕罪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而有萬一

愚人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曰廷尉當如是也釋之以議法公平甚重於朝廷嘗公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爲黃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爲名臣故使結韈欲以重之

十有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redacted]印遂至彭陽使奇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三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單于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出塞師還時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矣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餐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趙時爲將卒善廉頗頗臣父爲代郡將時善李牧故知其爲人也上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衆辱我獨無閑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內寡人制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距韓魏當此之時趙幾覇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說而殺李牧是以爲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之租盡以給士卒私養錢五月一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虜嘗大入尚率車騎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帝時爲楚相卒爲名臣論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

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動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荀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逮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陿隘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蒙籠枝葉接茂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趍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畢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

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小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技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璽書寵荅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

城深塹其外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國造雖落先爲屋室次其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一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裳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賈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者縣官嘗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辟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井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之築室室家有一堂兩內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

城深塹其外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國造雖落先為屋室次其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一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裳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賈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者縣官當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溝作

邑也為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

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春三月
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
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
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
書言秦爲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
張倉好律歷以漢爲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
罷之於是從倉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德也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秋九月舉賢良直言
上策之曰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
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
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
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著之於篇
朕親覽焉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神聖其[redacted]臣莫能過
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
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
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
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再主皆賢故合
謀相輔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

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春三月
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
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
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
書言秦爲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
張倉好律歷以漢爲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
罷之於是從倉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德也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秋九月舉賢良直言
上策之曰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
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
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
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
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
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
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賢故合
謀相輔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

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分而不盡也其爲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爲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禄不過其量興利除害明賞愼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極諫直言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製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憯刑罰暴酷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冤鮮內外咸怨故絶嗣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爲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天於是拜平爲上大夫五月分齊爲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淄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立淮南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建成侯良薨無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垣平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史記紀表漢書表俱無崔字惟漢書景帝背崔字師古曰後人妄增非本作紀之誤案此轉刪誤行耳

後元年冬十月新原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三月孝惠
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棫陽宮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八月戊
辰丞相張倉既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子爲乳母年百餘歲
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
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清翟爲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
天狗如大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
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奴婢

角字據漢書五行志填

爲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有狗生角
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軍李勉屯
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勾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周勃子亞夫爲將
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遣
遠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
送迎拜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
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吾欲入勞軍亞夫傳

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軍中不得馳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也覇上棘門如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上戒太子曰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庫以賑貧民令得買爵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爲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爲車騎將軍已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七日釋服它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愼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已皇帝葬霸陵論曰書

己字誤漢書作乙巳并此

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来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乙卯故韓王信之子頹當及孫嬰率其衆來降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論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机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爲漢太宗甚盛矣哉楊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施宇援閩本增

漢紀卷之八

漢紀卷之九

荀悦著

呂柟校正

孝景第九 文帝子 母竇皇后名皃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末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四施海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四時舞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六月御史大夫陶青翟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租半租太中大夫任成周

余漢書紀傳俱作餘

仁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泄衣敝不飾甚見親信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贈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江王余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晁錯貴幸穿太上皇廟壖垣爲舍門嘉奏請誅錯錯自歸上上曰此非真廟垣又我使爲之錯無罪嘉曰悔不先誅錯爲所賣遂歐血而死嘉爲人廉直初鄧通侍文帝有慢嘉曰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往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曰朝廷

有字據黃本增

者乃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夫陶青翟爲丞相左內史晁錯爲御史大夫封蕭何曾孫嘉爲列侯先是嘉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讌飲太后前上從容言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竇嬰者太后從兄子進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矣陛下何得傳梁王太后怒絕嬰屬籍遂免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本志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將反之應也十有一月白項鳥與黑項鳥共鬬楚國苦縣白項鳥不

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本志以爲金沴木也吳地以船爲家天戒若曰國家將傾覆矣春正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謀反初上爲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一縷之絲系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以君所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若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棄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遊梁梁客鄒枚說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不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楚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爲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王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小兒等皆發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逆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敝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萬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王固與胡王有約寡人鄣衣食積金錢修甲兵

聚粮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余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王日用之不能盡今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邑萬戶以城邑降者封萬戶若率萬人降者如大將軍科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反書上聞晁錯議欲令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郄錯言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計未定盎密聞之乃夜因告竇嬰求見上言吳所以反故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盎對曰吳王無能爲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爲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轉而爲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茨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吏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有斬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盎爲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爲東帝矣即刼盎使爲將盎不聽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欲殺之初盎爲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盎侍婢吏懼而盎馳自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盎位爲司馬乃夜與盎俱亡而還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

荊上當脫厲字

天下漢書作天子

羽下脫林字黃本不脫

備字據漢書改

之塞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要剸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何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薰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羞笮此其地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俊諫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資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蠭利劒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吳舉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詔令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當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漢之中國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廣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餘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吳王不聽二月辛巳朔日有蝕之邯鄲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為趙王勃(悖)亂失類外交匈奴似大豕之行也絳侯周勃子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軍擊吳楚實嬰為大將軍賜金五十斤嬰陳金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屯滎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太尉至霸上趙涉以布衣遮道說太尉曰吳楚剽將軍出兵必置伏

梱字據黃本增漢書無

兵姦人於崤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關去趣藍田出武關指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天降而下也亞夫從之已而使之搜郁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亞夫既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舉事而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孟者洛陽人爲任俠行似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絕淮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粮食竭以全制其虛吳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王亞夫不奉詔堅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楚乏粮挑戰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而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營壁東南亞夫使爲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飢乏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弓高侯韓頹當爲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軍數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

三月吳楚平越人斬吳王頭以降吳之圍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距之羽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戍軍大敗自殺戍初與吳通謀大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皆與元王俱學詩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元

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常爲設醴及王戍一朝失不設醴穆生將去申公白公止之曰不爲先王乎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亡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故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甾川趙王皆伏誅徙廣川王爲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淄川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令還報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劫而與之盟令反其言曰吳已破漢矣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言漢發兵百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守三國之兵殺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中大夫至復堅守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閭懼自殺上以齊迫脅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爲齊王濟北王志亦初與諸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蠼止之因爲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當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勢不足以扞寇雖墜[redacted]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嚮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山東之從結而無郄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徒衆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厲鄧堅守不下使吳失據而無助跬行而獨進瓦解土崩敗而無救者未

志字疑衍

四字黃本作玉

當作楚字

必非濟北之力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願大王詳思惟之梁孝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徙衡山王爲濟北王吳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益曰貞王徙廬江王賜爲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慮之臣願爲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救吳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改制削諸侯地錯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吳楚反狀鄧公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百姓樂業人民富饒輕其爵祿愛其財物以故能使其衆此其所以發也雖然吳王即能煮海爲鹽安得銅以鑄錢又能使水爲鹽乎此特風聞疑辭耳上曰然吾聞吳錢皆鑄鏤其背安得此上乃使鄧公驗問吳錢鏤皆在其背上乃召鄧公拜爲九江都尉以便宜從事得斬二千石鄧公既之九江都尉治裁數月吳楚兵至九江城守三月不下徑去過梁梁堅守不敢擊楚王戊敗棘壁軍於蘇昧生等引兵西走保於徐州周亞夫追擊之於下邑得王戊等復還擊反者盡破之吳王濞等聞太尉已定滎陽乃引兵而還太尉追擊破之於下邑

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論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已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

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月臨江王閼薨謚哀

匈奴單于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戶二十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太后兄女上為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馳四馬逆梁王於關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為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使人刺殺盎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為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為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

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論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月臨江王閼薨謚哀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戶二十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太后兄女上為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池駟馬[illegible]

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為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使人刺殺盎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為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為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

於宇當衍

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得其事還報曰
陛下無以梁爲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
太后食不甘味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善之以爲魯相枚乘鄒
陽數諫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賜千金令求方略士齊
人王先生多奇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弟幸於後宮
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
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於貴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
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
宮金城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有庳仁
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子慶父使僕
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以爲失親親之道以此
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奏長君曰敬諾入言之及梁內史韓安
國亦因長公主解說梁王卒得不治初陽爲勝詭所譖王因囚
之將殺之乃從獄中上疏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以
然今定虛矣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
信不喻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王人獻寶
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案劒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特之交故不能自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亂字據漢書改

患字當是病字或以病二字之譌

百里奚乞食於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假譽於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牽於卑亂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爲上客枚乘以數諫吳王上拜乘弘農都尉乘久爲諸侯上客不樂爲郡吏後患免遊於梁田叔既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邀相自言者

榮下黃本作者字

百餘人叔取渠率少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今令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王好遊獵叔常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復出遊

七年冬十有一曰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廢爲臨江[illegible]王榮[illegible]帝長子栗姬之子上常囑諸子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姬及太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爲金王孫妻其母臧兒卜相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宮王后方娠身夢日入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爲太子實王皇后子也中尉衛綰爲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爲人謹慎敦厚上爲太子時常召文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參乘上謂綰曰今君知所以參乘乎乃我爲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皇帝有遺言曰綰長者善遇之六月乙巳丞相陶青翟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是歲太僕周舍爲御史大夫

劉字據史記漢書改

中元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荀爲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筴列侯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筴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嗣其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冢無過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江

事畢漢書作畢事

史記漢書俱作號
曰蒼鷹疑歟蒼字

王榮坐侵宗廟壖垣爲宮上徵榮臨江官屬祖榮於北門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邳王詣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鷰數千萬頭銜土置冢上百姓怜之無子國除郅都河東人也爲人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背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終不顧妻子矣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豕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還豕亦不傷賈姬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貴戚宗室側目而視號曰鷹是時濟南瞷氏三百餘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折也及都爲濟南相誅瞷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郡畏都如大

此字衍

後史記漢書俱作數

府後爲鴈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鴈門胡王爲偶人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中送帝欲釋之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是時甯成周陽由此皆嚴剋爲治成爲濟南都尉郅都爲前後都尉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及成至直凌都出其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爲中尉其治放郅都其廉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是時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關中方數千里士爭爲之死心爲中尉司馬郅都爲中尉不敢加也夏四月有星孛於西方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郡爲太守尉爲都尉九月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天下二字當衍徙當作徙

山字據漢書增

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劉周舍爲丞相立皇子乘爲清河王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徙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峙十有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法棄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王時梁王北獵梁山有

心務二字疑誤五行志云內則思慮霿亂

案孝王太子買嗣王梁与濟川濟東山陽濟陰同日封史記漢書表同傳俱同此奪買爲梁王而衍勗爲菑川王不疑爲衡山王當由後人傳寫以意竄亂

漢書作轓

當臀笞者漢書作當笞者笞臀此疑舛敗

武威酒泉二郡俱武帝始置且下有邑字明非郡威泉酒兩字後人妄增

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爲五國盡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勗爲菑川王彭離爲濟南王定爲山陽王識爲濟陰王不疑爲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車朱兩輪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之後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宜定捶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當臀笞者不得更人笞畢一人笞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乃上笞字當衍

其疑獄句疑有脫舛

戕字疑黃本改

枝字誤史記漢書俱作被

廷尉疑當重

後元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初爲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還乃知之或疑不疑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矣吳楚反時爲將軍封塞侯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時爲父櫃買尚方工官甲楯五百枝可以葬者取庸治之不與顧直庸怒而上變反告之事連亞夫召致廷尉責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何謂反乎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及至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爲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侯三年爲侯八年爲將九年爲相貴重於人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居三歲兄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續絳侯後盡如負言上欲廢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欲封其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一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

約下疑脫天下共擊之
諸本約下有者當三字
無天子也而曰五字

六下共擊之上默然遂不封論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
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子也而曰天下
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開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
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為典未
可通也匈奴徐盧等五人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
主陛下何以責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之論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
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
上常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又不置箸亞夫心不
平顧謂掌席者取箸亞夫前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少
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
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沒入之封
皇后兄王信為孟侯夏四月詔曰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以
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常有畜積以
備災害強無凌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孤幼得遂長今歲或
不登民食頗寡其務安在或詐為吏以貨賂為市益奪百姓侵
侮萬民縣丞長吏縱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

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自漢初務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人足京師之
錢累百巨億貫朽(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實露積於外腐敗而
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
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詔曰高年者人
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歲以下八十已上及
孕子未乳當鞫繫者無訟繫之

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
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復終身讀曰本紀稱周秦之弊密文峻
法而姦不勝漢興掃除苛政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
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
稱文景美矣

漢紀卷之九